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通考卷二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國用考五

蠲貸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録詳見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責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

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兖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為定法孟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

欠也盖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事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

桀黠頑獷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

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賑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賑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詔諸逋租賦所賑貸勿收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兖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者什四以上
勿收田租　九年詔如之
順帝永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其
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　靈帝熹平元年皆有是詔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

十三年詔原逋責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責宿負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二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户調綿絹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

五年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債

宋武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債梁陳受禪皆然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

二年又除租賦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廵行州縣遭水之處免其租賦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陜鼎函虢虞芮邠七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内久隔寇戎並給復二

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債又免關内及蒲芮虞秦陜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睿宗即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元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租

天寶十四載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陷賊州免三歲租

代宗即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荆南

今歳稅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鹽鐵户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廵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 又罷
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户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即位以劉昫判三司鉤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致堂胡氏論見田賦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祕書丞高紳上言受詔詣江南諸州首至宣州檢責部內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即日詔太常丞黃夢錫乘傳按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郵驛鹽鐵酒榷供軍稾秸等以鐵錢計其數逮四十年州郡

不為削去其籍夢錫檢勘合理者纔三四萬民貧無以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十保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科理者請蠲放之詔可　又令川峽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每有大赦必令臺省官與三司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天書降放五百八十萬東封放五百四十九萬汾陰放五百九十四萬其後所放大約

準此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曰側聞真宗初即位

王文穆公與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

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

文穆得賓古言即夕俾吏治其數翌日具奏真宗

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

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

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

卒用為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旋命近臣詳定應在名物下諸路轉運司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復一大赦凡宿逋之總於蠲納司者苟非侵盜皆得除洗歷聖相授率由舊章所蠲當以數百萬計究其本原事迹實自文穆發之文穆晚繆所為要不合古而真宗獨加寵待亦惟文穆早有恤民之言宜為宰相故爾

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

年內悉除之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墜陟不及百萬而歲中悉除者錄其勞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萬

嘉祐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萬推是以知四十餘年之間以恩釋者多矣然有司或務聚斂有嘗以恩除而追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須嘉

祐七年赦後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
逸言此非赦意請如初令詔可
神宗熈寧元年釋逋負貸糧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
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内外市易務在京酒户罰息錢並除之後
又詔倍罰麴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
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産耗竭實不能出者

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詔令戶部勘會轍謂此事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問難淹延歲月救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條息或罰及逐戶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塲淨利等錢仍以欠戶見有無抵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尋詔內外見監理市易官錢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塲淨利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户積年負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願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徒費鞭朴長公人貪暴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

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黄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况臣所論市易鹽錢酒税和買絹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推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吴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户竭産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政只作常

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

七年軾又上言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

民苟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户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二三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撻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門圭竇矣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

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虚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来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寛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

廹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債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

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户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户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税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税縱放亦不盡

實雖無明文指撝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待依十料指撝餘皆并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

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頴移揚州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

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

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撝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時徽宗已即位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及他司錢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國元年為始

時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負其數太多不無僥倖方國用匱乏之時傾天下之財而無孑遺大臣為無益之舉以壞

先憲不可以不慮會御史中丞趙挺之亦言契勘元祐七年所放不問係與不係欠負凡民間錢物宜輸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豐八年三月已前蓋七年以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則所放不貲矣祖宗以来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神宗以来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户部勘當將建隆以来至元祐六年赦敕契勘如不曾

放過名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赦敕催納方當內外告乏之時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國用非小補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西京等處二稅及坊塲酒稅拖欠貫萬不少悉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户欺隱又髙郵縣共欠一十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户每歲輙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盖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貧下之户為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庶使貧下之民均被聖澤

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詔元年夏秋税租及應欠負官物並除放

紹興二年建盜范汝為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税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税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税并和買上三等人户與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　又詔潭郴鼎澧岳復循梅惠英虔吉撫汀南雄荆

南南安臨江皆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以前積欠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縁為姦又復催理擾人乃盡蠲之
七年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稅并坊場淨利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

除形勢及公吏鄉司與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權伸貧民不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户不肯放債反為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許興古言今銓曹有知縣縣丞共

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縁財賦督廹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稱民安矣詔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户積欠擬令户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令具數便於内庫撥還朕平時不安費内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何所惜乃詔平江等處應日前積欠稅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斛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有未輸納者八十九萬緡至是一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即除放從之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應官司債負房賃稅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並

除放如別立名額追納者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於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

三歲郊禋赦皆如之

詔蠲福建路寺觀寛剰錢

先是閩部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盡為官拘是致

僧道不肯留心管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復逃棄抑勒

隣保補欠累及鄉民乃有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奔衝本路韶連南

雄封州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懷集清遠皆遭蹂踐或被焚蕩乞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轉運司供贍荆南及本路大兵錢糧詔并英賀郴州桂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　十二月宰執進呈立皇太子赦内一項應為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戶部慮虧損歲計欲每戶放止五十千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數多亦不奈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五年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上供諸色窠名錢糧及乾道二年以前上供科糴綱運欠米

又蠲江淮等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路總所借兌過錢一百九十六萬餘緡銀三十八萬五千餘兩金二百餘兩度牒五千道殿步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諸郡寄招軍兵兌支錢五萬

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賜綿一萬二千九百餘兩絹三千八百餘疋並乞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贓錢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其名數榜民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言檢放旱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係於苗上收趂無所從出詔蠲之

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蠲閣夏稅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所減放者皆頑猾人户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

八年蠲豁詔户部看詳

詔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住催併權免拘催候秋成理納或隨料留納苗稅緣係連年旱傷可特與蠲放

十年先是户部尚書曾懐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税租許人告依條斷罪仍没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諤奏昨稱災傷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税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没其田從之

朱熹戊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羸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

公私兩便此誠不刋之令典也昨自曾懐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懐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寃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為深害

按以此二事觀之曾懐之為刻剝小人可知矣

淳熈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即位蠲赦條畫一依壽皇

登極赦事理

臣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債負今乃易官司之司為公私之私赦下之後並緣昏賴者衆乃詔私債納息過本者放未過本者免息還本並緣昏賴者科罪

紹熈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意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令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闕乏之縣道諸郡公

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寛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寛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詔可

紹熙五年寧宗即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慶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潭州科納承平時黄河築埽鐵纜錢寧國府抱認廢圩米從之二項係攸縣及宣城縣民田畝内抱認科納今

除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户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户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霈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年詔免兩浙身丁錢絹自來年並除之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為過之而

中興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
則以詔旨徑直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姑撮其
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登載於此蓋建炎
以来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稍多故不得不時
時蠲減數目以寛民力又西蜀自張魏公屯軍闗
陜以趙開為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饟尤浩故賦
税茶鹽榷酤和買布絹對糴米糧及其他名色錢
物錙銖必取率是增羡蜀民頗困事定之後凡無

名橫歛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文獻通考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舉人臣呂日永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一

舉士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

書於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材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詳見學校考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祀祭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

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
其孝悌睦婣有學者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
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
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
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

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敎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能如六鄉之所為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治職事

按六鄉之外為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畧先儒謂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豈遂民不可教而鄉民不可耕邪蓋亦當互文以推之

國語齊桓公内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音悛退伏也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因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

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

所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盖自為材而未嘗有所賴於上之人則所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髙於周文伯者莫髙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

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詳見賢良方正考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故姑載其立法之始畧見於此而其詳各見本考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偕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先時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令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

當免奏可

按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髙皇孝武二詔俱為舉賢設也觀其辭旨皆以為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後来之法嚴繆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

也

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孝昭元始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内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禄大夫博士行瀕河之郡舉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

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

淳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

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

相舉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

一人

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冬詔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筭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

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東漢舉士多以孝廉詳見本考

建武六年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以後並見本考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一人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章帝時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乃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餘見孝廉考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鍜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

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

淳厚質直各一人

陳忠上疏曰嘉謀異策宜輙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

高者宜埀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

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永初二年詔曰間者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

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

無卓爾異聞其有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

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冲帝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駮之詔從雄議詳見

孝廉

門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即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首駮其非帝不從既行而廣出為濟隂太守首坐繆舉之罰葢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剛勁舉雄者虞詡也雄所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舉

者雄之為人可知矣得雄之為人雄之為法可知矣范史推其效驗至於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為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繆舉者胡廣輩爾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觖

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寖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黄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

引延問得失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

鄒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

雄黃瓊之政事正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

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

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

東京之士於玆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

其智力惟幄容其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奬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頽

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覆無所

延康元年尚書陳羣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

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閲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黄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令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

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

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頽敝風俗不淳上

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

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元奏曰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

政滋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濵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

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於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

使女奴九樂積年沉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

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

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敎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

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令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

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令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鋭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晉以来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

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名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

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

恩餼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

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扙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東晉元帝制揚州歳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
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
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
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
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歳許其講習仍詔孝
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按孝廉諸科自東漢以来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
墨小技而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名矣今觀

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必遲以五歲待其講習乃能預於試不亦有靦面目乎然觀惠帝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智識之士鉗口韜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為恨然則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宋制丹陽吳郡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詳見舉官門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以為片辭折獄寸言

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牢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

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與論故得簡通賔客無俟掃門須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直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泌者又以名不表著絶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

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

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

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絶陪奉朝夕義隅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棊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

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見謂愚賤且
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
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
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
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
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
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茍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
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

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篲無絶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廁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户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

勵德興化之道也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詳見舉官門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詳見舉官門

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

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詳見舉官門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

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檻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玄開皇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正玄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策過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其弟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

為別奏抑為甲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玄一門三秀才

按常貢者不分優劣隨例銓注之人也舉秀才者文才傑出對策高第之人也隋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詔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楊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視如此蘇威儒者也亦復沮抑正藏士生斯時何其不

幸邪

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髙朝廷據兹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

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獘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

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
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勑
諸司普加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煬帝始建進士科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